

## 十九世紀俄國駐馬尼拉總領事筆下的澳門及其影響 ——俄國與澳門的關係研究系列之一

柳若梅\*

**摘要** 1818年，俄國擬向西班牙屬殖民地菲律賓群島派駐總領事多貝爾，但因西班牙對俄設領事館存有異議，便改為任命多貝爾為總領事前往菲律賓群島籌備開設總領事館。此後多貝爾撰寫回憶錄，敘述早年在廣州經商、及任俄駐菲律賓總領事期間的經歷和見聞。該書問世後影響很大，其中關於澳門的敘述加強了俄國社會對澳門的認識，引發了俄國報刊上更多地記錄和介紹澳門，成為俄國與澳門關係研究的重要資料。

**關鍵詞** 俄國；多貝爾；澳門

俄國與菲律賓正式派駐外交使節始於十九世紀末。但是，早在1818年，以西伯利亞的毛皮貿易和鄂霍茨克海的漁業產品貿易為中心，俄國曾向西班牙屬殖民地菲律賓群島派駐總領事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多貝爾（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обель），後西班牙對俄國在馬尼拉設立領事館持異議，但仍同意多貝爾在馬尼拉籌備相關事宜。多貝爾本是一名在廣州貿易的美國商人，機緣巧合地成為俄國駐馬尼拉總領事，任職期間前往澳門為俄國堪察加地區採購商品。多貝爾留下的回憶錄《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sup>1</sup>（圖1、2），既是俄國與澳門關係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擴大了俄國社會對澳門的興趣。在多貝爾之後，俄國報刊文章時有涉及澳門，俄國關於澳門的認識日漸具體。

### 一、多貝爾及其回憶錄

多貝爾本生於愛爾蘭的格拉特夫，在愛爾蘭受初等教育後隨父母移居美國。在費城大學畢業後作為志願者參軍，參加了征討賓西法尼

亞西部和印地安人地區的戰事。此後各處遊歷經商，他熱愛航海，到過東南亞各國、菲律賓群島、中國南部，在廣州長期生活並擁有房產。1805年俄國首航澳門並在廣州成功貿易過程中，船長克魯森什坦恩一籌莫展之際，多貝爾幫助化難解憂。克氏將多貝爾的惠舉上奏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沙皇賜贈多貝爾鑲鑽戒指致謝。有過軍旅經歷的多貝爾對取得俄法戰爭勝利的亞歷山大一世非常崇拜，非常嚮往俄國。1812年，多貝爾帶兩船食品來到堪察加半島的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克港灣（其此行不以獲利為目的，只為解決當地居民的生活急需）。由此伊爾庫茨克省長向財政部長請示，希望出具法令，規範這一地區與外國人貿易。經俄國部長會議討論，認為外國人前來貿易對這些邊遠地區有益，決定允許多貝爾在鄂霍茨克、堪察加貿易，並於1813年7月24日確認如下規則：所有工業品如服裝、紙製品、茶、咖啡等貿易按恰克圖稅率收取；食品、藥品等生活必需品免稅；恰克圖稅率中禁止運入的商品課稅30%。此後，多貝爾曾向俄國政府提交一份關於向俄屬遠東地區定期提供食品的詳細計劃，並建議俄國經馬尼拉與菲律賓群島建立長期貿易關係。為此俄國設立由財政部長、西伯利亞省長等構成的特別委員會，討論認為多貝爾的建議可行。1817年，亞歷山大一世批准了特別委員會提出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的相關報告，俄國政府決定在馬尼拉設立總領館，並任命多貝爾為俄國駐菲律賓群島首任總領事。多貝爾應邀來到彼得堡，並加入俄國國籍，被授予俄國七等文官職位，註冊為二級商人。此時西班牙政府提出俄國不能直接在菲律賓設正式的總領事館，但允許多貝爾駐馬尼拉協調對俄貿易。

1817年，英國商人戈爾頓駕一船奢侈品和酒類來到堪察加，並提議在俄濱海區與東印度之間常規性地展開貿易。俄國政府認為這些商品不是堪察加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推出規定，限制外國人貿易，禁止外國商人運出毛皮、金、銀、俄國錢幣、火藥類射擊武器、船用品等，從外國運進堪察加的除食品外的所有商品，一律與運出商品一樣課稅，每船一進一出各課稅俄幣20戈比。

1819年，多貝爾穿過西伯利亞，準備搭乘俄國前往太平洋考察的“堪察加”號戰艦前往馬尼拉上任。不幸的是，多貝爾到達堪察加之時該船已啟程。於是，已與西伯利亞姑娘結婚後的多貝爾，自費裝備船隻前往馬尼拉，於1820年3月在馬尼拉開始了他的非正式領事生涯。起初工作一切進展順利。他考察馬尼拉民情，學他加祿語、了解當地各民族的情況。然而好景不長，當年的10月9-10日，馬尼拉爆發霍亂，殖民政府暗示當地居民霍亂源於西班牙人之外的歐洲人。在馬尼拉的歐洲人由此遭到衝擊，多貝爾在馬尼拉的家也遭到襲擊。多貝爾為完成為堪察加籌辦麵粉和鹽等食品的使命而前往澳門，為此船上掛起了葡萄牙國旗（否則船不能進入澳門）。

此時為保護俄美公司的利益，俄國由內務部、財政部、外交部部長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於1820年3月頒發如下規定：禁止外國商船進入俄屬西伯利亞濱海區，非意外情況不許進入東西伯利亞各港口；禁止外國人加入俄國商會，定居鄂霍茨克和堪察加。該規定於10月底送達堪察加。

多貝爾在澳門採買到所有貨品後，於1821年5月從澳門啟程前往堪察加，並在兩個月後抵達。儘管船上滿載堪察加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且價格低廉得出奇，但因俄國政府對俄美公司的保護政策，商品貿易阻礙重重，多貝爾被禁止在上述地區滯留，原本其售賣和運出商品所享受的優惠，也遭遇地方長官的再三斟酌。堪察加長官從當地居民的需要出發，報請西伯利亞特別長官斯佩蘭斯基向沙皇協調多貝爾貨品貿易一事。經過長時間的碾轉，亞歷山大一世批覆終於送到堪察加：允許多貝爾在1822年以8.5盧布/普特（“普特”為沙俄常用計量單位，1普特約為16.38千克）的價格出售運到的25,000普特麥芯麵粉<sup>2</sup>；未來多貝爾可以繼續向堪察加輸送生活必需品；多貝爾的船隻進入澳門時可以掛葡國國旗，但不允許葡國船進堪察加；堪察加可以接受屬於聖喬治群島的船隻。

離開堪察加前往鄂霍茨克貿易的多貝爾蒙受了巨大損失。鄂霍茨克長官按1820年的貿易規定禁止多貝爾的貿易，後向彼得堡報告並請求貿易許可。待貿易許可到達鄂霍茨克時已是三年後，多貝爾的貨物大部分變質，這一損失使多貝爾幾近破產。1828年，多貝爾回到彼得堡，向財政部長申請賠償鄂霍茨克貿易損失，但由於鄂霍茨克方面沒有多貝爾蒙受損失的準確資料，賠償難以實現。多貝爾在任職領事期間由別人代領的薪金也被查封，多貝爾陷入破產。心灰意冷之中，多貝爾開始撰寫航海記，先後完成了《從堪察加到西伯利亞的旅行》<sup>3</sup>《不一樣的俄國》<sup>4</sup>等著作，還在俄國重要期刊《祖國之子》上發表大量旅行筆記。

《從堪察加到西伯利亞的旅行》為兩卷本，第一卷是作者在西伯利亞從堪察加到佩爾姆的路線及沿途親身經歷記錄，這一路線是歐洲數個世紀以來最感興趣的從歐洲到中國的陸路通道。第二卷的絕大部分是描寫廣州和沿海地區中國人的生活和習俗。該書在英國出版後有記者評論說，感謝作者，這是首次介紹中國人家裡的生活情景，讓人了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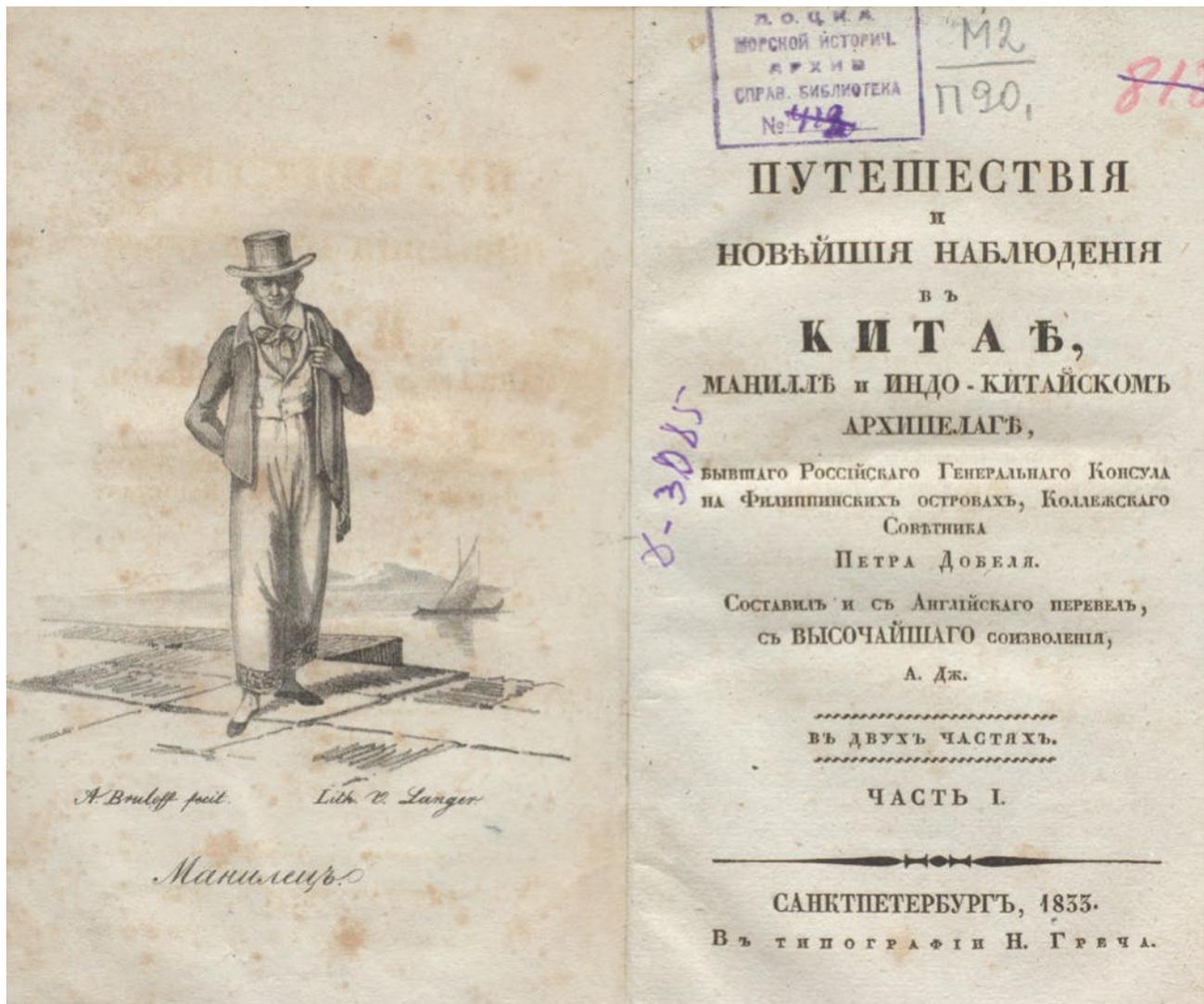


圖 1. 《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第一部分封面，左圖為馬尼拉男人，是多貝爾的朋友、著名畫家布留洛夫（А. П. Брюллов, 1798-1877）專為該書所作。

是甚麼樣子。多貝爾在歐洲其他國家如法<sup>5</sup>、德等國的期刊上也大獲好評。俄文譯者鐘科夫斯基認為，當時俄國雖然出版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書，但大部分是關於北京和中國北方地區的，關於中國南部的資訊非常少，而關於馬尼拉、印尼群島，俄國讀者甚至一無所知。所以，鐘科夫斯基選譯多貝爾英文版行紀中關於南部中國的內容，翻譯多貝爾在中國時所作的日記，形成這部俄文版的《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

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sup>6</sup>，該書於1833年由沙皇敕令在彼得堡格列奇出版社出版。書中的中國的“最新觀察”主要以對澳門、廣東的觀察為主，內容豐富。全書分為上下兩卷，每卷篇幅接近三百頁。多貝爾一生三次到過中國（1798-1828年），其中第二次到達中國時在中國生活七年多。由於多貝爾有醫學知識，經常無償幫助受病痛困擾的人，這使得他有機會進入中國人家裡，近距離了解中國人，所以，他對中國人的生活細節的觀察和描寫都十分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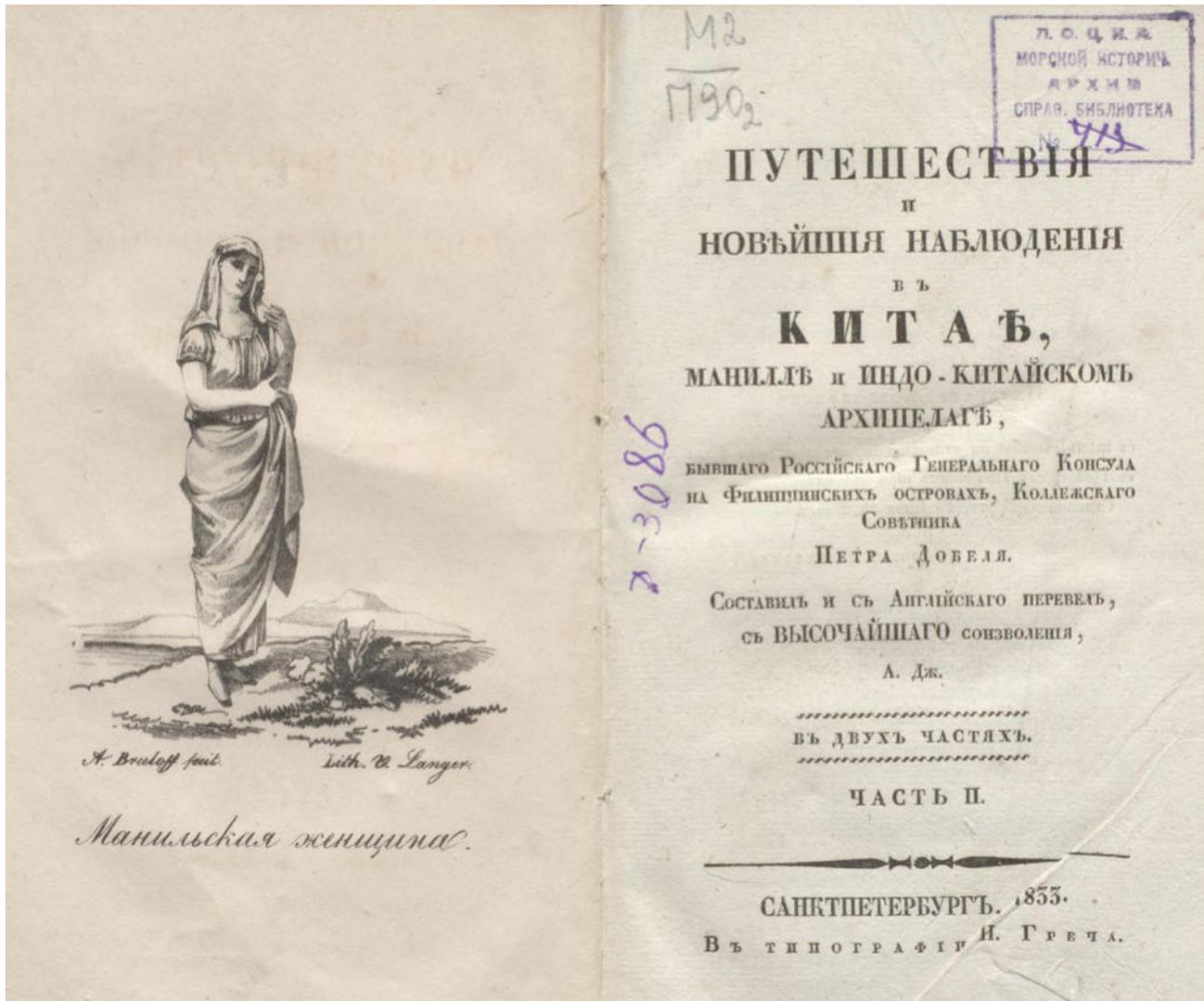


圖 2. 《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第二部分封面，左圖為馬尼拉女人，是多貝爾的朋友、著名畫家布留洛夫（А. П. Брюллов, 1798-1877）專為該書所作。

微。1838年，巴黎出版《俄國駐菲律賓群島總領事、七級文官彼得·多貝爾在中國、馬尼拉和印尼群島的行紀和最新觀察》一書的法文版，書名為《在中國七年》（*Sept années en Chine*）<sup>7</sup>。

## 二、多貝爾回憶錄中的澳門

多貝爾在書中的描述起自其第一次來到澳門的1798年8月，其中關於外國商人來澳門後

到廣州貿易各個環節中與中國人的接觸、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娛樂方式等內容細緻入微，對於在澳門、廣州所折射的當時的國際關係也有涉及，內容生動具體。

首次來到澳門的多貝爾滿懷好奇，他感到澳門的一切都很特別，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完全不同：遠處的澳門半島綠蔭覆蓋、居民稠密，小山、小河隱約可見；近處，豔陽之下的洋面上，大小船隻往來穿梭，猶如駛向不同方向的

## 城市形象

艦隊。遠景漸近，迫近澳門，多貝爾與各類人等接踵相遇：引水員——引導泊進澳門的引水員，合法的引水員需要政府頒發的相關資質；“買辦”——幫助外國人前往廣州實施貿易，他們有的以向停在黃埔港的船隻提供食品為業<sup>8</sup>，有的以向廣州的商行運送食品為業，所有買辦都應持有許可文件；“戶部”——在廣州收取賦稅（買辦的許可證由戶部發放），派出巡查船提醒巡查禁商商品，巡船上還售賣一些小物件、水果、蔬菜等；洗衣女——商船甫一靠岸，便被一些由女人撐船的“舢舨”團團圍攏，船上的女人爭相招攬生意——為水手和乘客洗髒衣服，（花一個西班牙比索可以洗整個停靠時段兩個月甚至四個月期間的換洗衣服），水手們常把剩下的麵包乾、肉等吃食送給她們。這些洗衣女能講英語、印度語和葡萄牙文。<sup>9</sup>她們大多是貧窮姑娘，父母因窮極無法而出賣她們數年為奴（在中國允許買賣孩子當奴僕），所以她們掙的錢都歸主人，主人對她們隨意驅使毆打，吃穿極差。

多次來往於澳門，多貝爾了解到不少與中國人有關的特殊事物：引水員、買辦的許可證，都需要行賄才能獲得，行賄的成本最後就落到了外國商人頭上，所以外國商船到黃埔的費用很高。引水員、買辦、海關派出小船上的戶部僕從，無不擅長勒索，買賣東西時作假矇騙，與之打交道需要時時警惕。不過，歐洲人所僱傭的傭人卻不欺騙，因為他們大多是出身於澳門周邊，所受的教養特殊，已學會了按自己的方式說英語。

關於外國人在澳門的生活，多貝爾寫道，外國人夏季來澳門。澳門的魚類、肉類、蔬菜、水果由90海里以外的廣州提供。澳門有最好的白菜和土豆。兩位英國大班多林文和羅伯特居住過的地方堪稱世上最美的花園寓所，其中的“賈梅士洞”聞名歐洲。

多貝爾筆下的鴉片貿易是清朝官員受賄謀利的工具：從廣州到澳門，走私貿易時有所見，走私者辦公地點正規，船隻裝備精良，鴉

片貿易進行得快捷“規範”。尤其在清政府明文規定每年只允許運進數十箱用於醫療的鴉片的澳門，鴉片貿易盛行，甚至在街頭便有公開售賣者。儘管清帝每年頒發的法規中都有販運鴉片者死的條例，但每年走私運往廣州或澳門的鴉片達四千箱，很多小吏及其大部分上司均參與走私活動。只需每箱鴉片送給清朝官員60比索，在澳門進行鴉片貿易便暢通無阻，廣州的行賄行情也是如此。鴉片船大都裝備着武器，一般配有三四十人，海關官員受賄不菲，因此允許將貨物從澳門轉運到廣州。<sup>10</sup>

多貝爾作為在廣州幾乎定居、常年往來於廣州、澳門之間的商人，與歐洲各國商人和政客、中國官吏、商人、海盜、走私商、普通船工、傭人等打交道，交涉往來之間奇遇甚多。筆記中反映了多貝爾對廣州、澳門生活的深入了解，如中國人的性格拘謹，在娛樂方面對歐洲的芭蕾舞、舞會等嗤之以鼻，認為女人參加舞會有傷風化。<sup>11</sup>

多貝爾的記錄也折射了十九世紀初期的圍繞中國南部海域的複雜國際關係，比如多貝爾親歷了嘉慶年間英軍登陸澳門的事件，其記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與正史資料對接。

1801年，法國和西班牙侵佔葡萄牙，由此必然威脅到世界各地的葡屬殖民地。英國是葡萄牙盟國，為保護其遠東利益，英國海軍部聯合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策劃從印度派軍進駐澳門。關於這次英軍覬覦澳門，多貝爾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消息：拿破崙準備向巴達維亞派出艦隊，從那兒準備探險考察，佔領東南亞各島和澳門。其目的是以其佈局在中國海上以強大的海軍，徹底扼殺英國在東南亞的貿易。若依此判斷，當時拿破崙與荷蘭關係最為密切，因而方便從巴達維亞向澳門派出探險考察隊，如果有季風，從巴達維亞十天便可抵澳……英國向葡萄牙政府建議，並得到葡方的允

## 城市形象

諾，馬上通過戈依斯基總督向澳督發出指令，接受已知數量的英軍。這些自印度派來的英軍，是為加強澳門的防衛而來，這樣有利於保護澳門不受法國的進攻。這種情況下葡萄牙政府是否真是這樣輕信，不得而知，但並未向澳督發出接受英軍的命令。<sup>12</sup>

這便是澳門理事官唛嚙哆家信所述，嘉慶七年五月間有六隻裝有勁兵數千、器械炮具的英吉利戰船來到伶仃洋面事件<sup>13</sup>，後在當年六月初五左右這批英船陸續護貨回國。

1807年底法國軍隊佔領里斯本，葡萄牙被攻陷，王室遠逃巴西。與此同時法國加緊其在遠東的活動，並在小呂宋地方裝造多艘船。這裡多貝爾記錄中說，

1808年夏，海軍中將度路利率多艘船艦組成的艦隊和六百英兵，在船長科爾菲爾德的指揮下，74炮戰艦“盧塞爾”號上掛着將軍旗，逼近澳門泊場。

……中將艦隊請求遭拒，澳督明確表示從未收到來自葡印總督戈依斯基允英軍駐澳的通知。對此英將極其不滿，認為澳督所言與英將授命相左，使其進退兩難。英將即刻與澳門總督談判，不列顛商人的大班列席談判。為說服澳總接納英軍，英將極力證明是依令而來，但澳督堅持見不到書面命令只能拒絕英軍。看到勸說和請求均未奏效，英遂要求理事官一小時後交出澳門要塞，否則英軍將強行進駐。此後中將就將兩艘主力艦駛到岸邊準備掩護登陸，以爭取在理事官轉到主要塞之前或採取某種防禦措施之前上岸登陸。因為理事官只有近兩百人的防衛部隊，而且分散於各處堡壘和炮台，所以他發信號炮彈以表示他不同意自願交出要塞，（炮彈掠過站在堡壘對面山丘上的英軍的上方），然後就放下旗幟，交出堡壘。清晨，理事官針對英軍的強權行為發出抗議，並向兩廣總

督狀告英將這種有損於中葡利益、有損於英國同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的行為。兩廣總督剛收到官方報件，便下令，禁止同英國人有任何往來，膽敢給英軍和艦隊提供補養和幫助者一律處死。<sup>14</sup>

……中將、英國商行大班又同兩廣總督展開新一輪談判：他們說服兩廣總督允英國軍隊進駐保護澳門；而兩廣總督則說，英軍若不離開澳門，各類交通和貿易就將關閉，中國天朝皇帝有雄厚力量保護自己的屬地，不需要外國人幫助。雙方僵持不下。這種談判邏輯不可能有結果。英軍還需要面對當地民眾那煩人的示威。所以，中將在“法艾通”號（Фазтон）升旗，由已經在黃埔泊場的卓越的弗利特吾德·佩里（Филишвада Пеллю）船長指揮，多松（Досон）船長帶着“驕傲”號（Dedaigneuse）陪同，將74炮戰艦“盧塞爾”號留在澳門泊場。這時東印度公司在黃埔的船隻已達22艘，每艘噸位都在1,200-1,400噸之間，配備着18-36炮裝備以及全套人馬。如此強力的艦隊，應當足夠震懾中國人。度路利中將的下一步行動取決於廣東巡撫的態度，因此對他施以威懾。但兩廣總督卻不同意，在談判進行過程中一直堅持要求英軍先撤軍，是毫不讓步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恢復與中國人的友好關係和貿易。於是中將決定前往廣州，通過漢語說得好的葡萄牙傳教士，向兩廣總督提供能使他同意英軍提議的新證明。<sup>15</sup>

兩廣總督吳熊光收到香山縣令彭昭麟關於英入侵的報告後，立即發文至香山協副將、澳門海防同知，派兵加強防範，並諮粵海關諭飭洋商查明，轉飭該國大班從速催令開行回國，毋任逗留。同時，援照成案，除其餘各國照舊開艙發貨外，惟令英國貨船暫行停止開艙。如再不退兵，則封禁進澳水路，絕其水上交通。度路利見吳熊光軟弱可欺，在九月初將兵船三隻駛進虎門，停泊於距廣州僅40里的黃埔，要

## 城市形象

求清政府同意英軍在澳設防。吳熊光一面具奏，一面將水師之香山、虎門兩處兵丁抽撥回營防範，同時令碣石鎮黃飛鵬管帶水師船隻二十餘艘，並僱江單船十餘號，在省河一帶布防。九月底，嘉慶皇帝獲知澳門發生的事變，十分震驚，斥責吳熊光“辦事太軟”，諭令選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纂嚴，不容稍有越犯，要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預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競當統兵剿辦。並駁斥度路利所謂預防法軍的說法並不成立，既知此處為中國海面，即不應派兵擅入，更何況法軍並未來澳，即使外藩部落進犯，憑天朝兵精糧足，也不難聲罪致討。明示撻伐，明確指出英軍是名為保護西洋，實則意圖佔奪。要求吳熊光作速斥逐，義正詞嚴，俾知惶懼回駛。吳熊光奉旨，於十月十二日密集調兵布械，在黃埔、澳門駐紮防守，並密飭沿海地方文武嚴加防範。十六日，派委官員赴黃埔宣示諭旨。英軍見清政府態度如此強硬，並且在沙梨頭、關閘、前山、北山等處佈滿了官兵，封鎖了與澳門的一切交通，自知無法繼續滯留，表示情願撤兵速退，但要求採買食物，繼而又要求開艙。吳熊光強調先退兵後開艙，英軍遂於十月二十五六日將兵船退出虎門。十一月初二三日，在澳之英軍亦陸續退出外洋等候，吳熊光知會粵海關監督常顯，即於十一日開艙，該夷船始行遠去。至此英國人侵佔澳門的企圖再次受挫。<sup>16</sup>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sup>17</sup>關於這一事件的諭令和奏摺，記錄了清政府自嘉慶十三年九月至十二月處理此事的全過程，從中可以了解事件的原委，而多貝爾書中的記錄則從另一個方面補充一些細節，使這一事件更加豐滿完整。

### 三、多貝爾與俄國社會關於中國的消息

多貝爾在美國接受教育並開始商人的生涯，其母語為英語，在廣州經商時主要是為英國來華商人船隊提供補養服務。其筆記內容大都為在澳門、廣州等地與中國人及英商的往來，其中與俄國並無關聯。但是，該書被譯成俄語，並於1830年在俄國出版，卻給俄國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關於在澳門、廣州、馬尼拉、菲律賓等地商人日常生活的記錄，補充了1803年俄國政府首次派出的克魯森什坦恩首次環球旅行時對於相關地區記錄的不足，給予俄國社會更加豐富、詳盡的關於中國的資訊。

儘管自十八世紀起，俄國從歐洲的“中國熱”中了解中國，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翻譯中國典籍介紹中國，但對中國的具體生活還知之不多。加之自十七世紀後期斯帕法里訪華時就嚮往中國南方，到十九世紀初，俄國了解南中國的渴望日益強烈。在克魯森什坦恩環球航海臨行之際，有俄國學者就提出了涉及中國商業、貿易、金融、稅收、貨幣、度量衡、工業發展、交通航運、勞動力狀況等共26個問題<sup>18</sup>。多貝爾關於中國的文章、書籍問世後，在歐洲和俄國都極受歡迎：歐洲讀者的興趣在於多貝爾從堪察加到彼得堡的沿途記錄，俄國讀者的興趣在於多貝爾筆下的廣州、澳門、馬尼拉等南中國地區。

多貝爾的書翻譯成俄文出版後影響很大，俄國首都彼得堡的重要刊物《彼得堡消息》亦發表了相關評論文章，這一時期也正是俄國社會對中國的興趣日益高漲的時期。俄羅斯國家經過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兩個皇帝的強力統治後跨入十九世紀。1812年俄國在俄法戰爭中取勝，歐洲強國法國勢力被削弱，歐洲的政治格局被逐步改變，俄國在十九世紀的上半葉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國家。歐洲的法國大革命、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俄國。同時，經過1812年衛國戰爭的勝利，俄國的社會思想日趨成熟，湧現了諾維科夫、拉吉舍夫、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一批社會思想家。另一方面，俄國繼續積極推行領土擴張政策，在東方不僅希望奪取新的殖民地，更着意於東方對於俄國的經濟和軍事戰略意義。既然俄國需要在國際關係中更加廣泛地參與干預東方事務，就自然非常重視研究與東方相關的問題。從十九世紀俄國政府在機構設置上的變化可以看出其對於亞洲研究的重視。1797年2月26日，保羅一世命令外交部專門成立負責研究

亞洲的司。1802年，俄國效仿西歐在政府內設部（外務委員會從此改組為外交部），並令各部下設辦公廳，外交部辦公廳下屬四個處中第一個就是負責亞洲事務的。1819年，外交部亞洲司成立，其工作對象是“亞洲各民族、俄國附屬國以及同俄國有着貿易和其他重要關係的國家”<sup>19</sup>。亞洲司由兩個處組成，第一個處負責土耳其、波斯、格魯吉亞及周邊地區事務，第二個處則負責高加索、阿斯特拉罕的遊牧民族等中亞各民族事務、以及與亞洲司直接相關的亞洲其他各民族事務。亞洲司設一位司長、兩名官員，另有八名翻譯，翻譯語種涉及包括漢語在內的七種語言。這只是與亞洲司有直接組織關係的十一人，其他在工作上與亞洲國家相關的外交部官員、各省省長等也都直接參與亞洲司的活動。1819年，俄國成立了負責近東與中東問題的亞洲委員會，由軍事部部長、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組成。1820年，這個委員會經過改組，開始負責整個亞洲事務，成員包括外交部總秘書、財政部長、內務部長、國務委員，中亞地區的奧登堡州軍事總督也參與亞洲委員會的工作，工作例會每年五至八次，討論的問題常常涉及到中國。從1827年8月起，亞洲委員會由臨時性機構改為常設機構。其在遠東的常設機構——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研究中國，向俄國介紹北京和西北部中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第九屆駐北京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被譽為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其文章自1828年屢見報端刊物，其著作多次獲得當時俄國圖書最高獎傑米多夫獎，俄國文化精英如普希金等與之交往頻繁，重要文化人物、著名東方學家先科夫斯基也對之評價甚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多貝爾在1815至1816年持續一年的時間裡，在當時俄國重要期刊《祖國之子》上連續發表文章，其著作被譯成俄語交付出版審查時的審定者正是先科夫斯基。所以，多貝爾的著作使俄國社會對澳門的認識從轉述和零星介紹轉為專書大量描述，真正使俄國對澳門的認識豐滿起來，並為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的俄國在中國南方海域的考察奠定了基礎。

#### 四、多貝爾之後俄國報刊中的澳門

從十九世紀上半葉至十九世紀中期，隨着俄國報刊上關於澳門的內容日漸豐富，集中發表亞洲消息的《亞洲通報》<sup>20</sup>在1826年刊登了《中國城市簡介：廣州和葡屬澳門》<sup>21</sup>：

澳門城座落在河口虎門，可以接納64炮的船進入氹仔停泊，從而進入位於城市下端的港口。從這個港口的水面向東，則可停靠七八百噸的半載船。帶有兩座炮台的要塞護衛着港口的入口，只有帶槍射擊才能駛過炮台。三座不大的工事，其中的兩座都裝備着12門大炮，另一座裝備着六門大炮，守衛城市的南部免遭中國人攻擊。這些工事都狀態堪憂，對於歐洲人來說毫不可怕，但對於嚇唬中國的水軍來說是足夠的。更何況，工事地處山上，可以俯視全城，從山上也可以抵禦長時間的圍困。陸地上有兩座要塞護衛城市。一座擁有40門大炮、可容納千人的守衛部隊。要塞有護衛濠溝，兩條防護河道，隱蔽處還有工事用以存放彈藥和軍用物質。另一要塞有30門大炮，能容納的人數不超過三百，周圍的小河水量充足，長年暢流。

澳門城景色怡人，歷史遺跡猶存。大部分房屋非常美觀，被各個公司的辦事人員租用。這些人在這裡只是過冬，因為隨着最後一艘船的離去，中國政府把他們從廣州趕出來，在歐洲船隻來到之前，即在下一季風到來之前不允許他們回到廣州。整個澳門的人口達兩萬，其中葡萄牙人或葡印人約百人，異教徒僕人也有這個數量，中國人大都為商販或者手工業者，他們把自己的手工業品當作交給葡萄牙人的納稅品。

這篇篇幅不長的小文具體而清晰地介紹了經虎門進入澳門的路線、澳門城內的船隻容量、澳門的城防工事、城市面貌、人口及構成、外國人在澳門的停留，以及歐洲人來粵貿易的澳門住冬政策。

## 城市形象

及至臨近十九世紀中期之時，俄國報刊上關於澳門的資訊則更為豐富。1840年，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最重要的期刊《讀書》<sup>22</sup>發表了《梅耶先生來自中國的信：來到澳門，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頁》<sup>23</sup>。該文是駐巴達維亞的荷蘭商行商人梅耶受命擔任荷蘭赴澳門考察隊隊長，在考察啟程後從旅途中寫給自己兄弟的信。梅耶不僅描寫了到澳門後所經歷的過程：抵達澳門——拜見總督、大法官和理事官——結識英國商人和其他國家的商人——前往廣州——曾在北京生活的法國傳教士……，還從作者的視角依進入澳門的過程詳細介紹澳門：

澳門是一座馳名一時的小城，葡萄牙人以奇怪的條件從天朝租賃過來，並使之具備了生活條件。澳門距大海約六七海里，位於虎門右側的半島上。虎門是通往廣州的。這條河的河口很寬，其上有大小不一的島嶼約五十個，主要支流位於海盜眾多那些小島和澳門之間，大約有六海里寬。所有這些島，就像一個連續的大陸，被高低不一的植物覆蓋，海邊的山頭不高，幾乎全是光禿禿的花崗岩，有的地方稀疏地覆蓋着一些低矮的灌木。一開始不能想像，這裡的人靠甚麼生活。但是當你來到周邊的山谷，茂盛優美的植物便將旅行者的不解一掃而光。從伶仃洋方面駛向澳門，我的目光久久地追尋着這座距伶仃洋十六海里的城市，早已不滿足於最初近距離的發現。那些分佈在小山丘上的或像城堡、或像教堂的白色建築，實際上既是城堡又是教堂。這些建築都建於海灣的右岸，綿延約1.5海里。駛過一座要塞，在一處海角右轉之後，我們就暴露於城市面前了。城市在一處優美的小海灣裡建成半圓，屋舍被乾淨地刷成白色，裝有綠色的護窗板，顯示着主人富足的生活。城市很小，因為是建在半島山區，所以從海上不能看到小城隱藏在山丘後面的部分。

而澳門城內——窄陡且擠滿商販的街道顯示着當時澳門的雜亂和別仄；小城四周那些高大

整齊的房子則見證着澳門以往的富足，人種多樣，充滿生氣，而女人尤其能代表一方面貌：

看見澳門城十分鐘後，你會看到很多帶蓬的小船，划船人穿着體面：一件襯衣樣的衣服，深藍色或黑色，袖子極其寬大；黑色褲子，頭上圍着紙質的彩色頭巾，帽子好像是用某種木頭的刨花做的；腿上的膝蓋下一半的地方是裸露着的。三四條這樣的小船駛向我們，划船人突然向我們飛快地拋出一串話。當我認出這些划船人是一些女人時，我非常驚奇。她們大部分很年輕，面容姣好，拉着我們上她們的小船把我們帶到岸上，她們笑時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這珍珠般的咀嚼工具令我簡直欣賞不夠，由於黝黑的臉的襯托——那是由於經常直射到水裡又反射上來的陽光的作用，那耀眼的白愈發動人。每艘這樣的小船上有三個女人，沒有任何男人陪伴。這些女人非常勇敢。後來我得知，向遙遠處運送貨物的漁船，都是女人指揮着船上的女人和男人……

城市內部情況與岸上看到的美景並不相符。街道幾乎全都很陡，窄得甚至不能三人並排同行。街道由大塊不平整的石頭鋪成，擠滿了小貨車、推車人、賣蔬菜的小販、賣柴火的、擔水的等各類人等，人們一概都很粗魯。完全不能坐車通過，所以這裡也沒有任何車輛。馬在這裡非常罕見，不過城市的各方都有一些高大的、建造很好的房子，這說明澳門在不久前還是一座富足的城市。每座高大的房子都附有一座花園。城裡有五座修道院，其中一座是女修院，不久前剛剛建好，規模很大，可容納五六百人，現在那裡生活的修女不超過二十位，大多較年長。澳門有14座教堂，其中有的很漂亮，葡萄牙人、特別是葡萄牙女人，常在教堂度過一天的大部分時間。

澳門的居民數量約為兩萬，大部分是中國人。有幾百名民族各異的歐洲人，他

## 城市形象

們秋天前後在廣州做生意，現在就聚集在澳門。把妻子留在澳門，因為不允許任何女人（不分民族）越過這個城市進入中國。我在這裡的時候，這裡就有女性 15 人左右，大部分是從孟加拉來的英國女人，東方旅行當時在英印屬地很時興。葡萄牙人在此佔所有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澳門的佔領者葡萄牙人開始只允許少量的中國人在此居住，現在葡萄牙人幾乎喪失了以往的影響。最近葡澳總督在履行其職責方面越發軟弱，守城部隊分散在各個要塞，人數很少，中國人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這裡純正歐洲血統的歐洲人很少，土生歐洲人居多，大多是葡萄牙人、中國人、黑人的混血。這種混血人的地位比猶太人還不如。而中國人，在他們看來，是歧視所有歐洲人的。他們的妻子白天不露面，只去教堂。有的穿着黑色羊毛長裙，像佛朗德和布拉班的下等女人那樣；有的穿白色長裙和帶大花紋和花邊的紙頭巾，類似喀什米爾披肩。頭巾的中間放在頭頂，邊緣則拉到後面，一直垂到腳後跟。這種披肩式頭巾，跟整身衣服一樣，沾滿油污，早已洗得褪色，絲毫起不到點綴澳門女性的作用，再加上她們不分場合地嘴上叼着雪茄，完全沒有美感。上等葡萄牙人的妻子，穿着跟我們歐洲女士一樣，不過在街上也遇不到她們，因為她們只坐轎。另外她們也很少出門，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他們的丈夫們心情很不好。

官員出行場面體現了東方特色的等級制度：

常聽到敲打大銅平鍋似的尖銳聲音，中國人把這大銅鍋稱為“鉞”，這是中國人和爪哇人喜歡的一種樂器。他們在平鍋上繫上個棍子，就變成了我們的鼓的樣子，發出的聲音簡直上帝都受不了。一次要敲五下、七下或九下，說明官員臨近了，之後便是官員坐着四抬轎子出現，抬轎的是家奴，轎子之後還跟着一駕兩抬小轎，裡面坐着官員的秘書。這種情況通常由兩

名敲鉞人而始，這兩人之後是兩名打燈籠的人，燈籠白天並不熄滅，中國人用燈籠代表名號，燈上用漢字寫着官員的姓名、官職、所做過的善事。那些善事未必是可信的，因為中國官吏甚至不明白，一個人怎樣才能不欺騙、不受賄。這是他們的哲學，有這些行為是很自然的。接着會出現幾個人，手裡拿着裝飾着小旗的棍、槍，還有兩人手裡拿着鐵鍊。街上官員所到之處，行人退讓並保持沉默，與平素喧鬧的人群截然相反。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習俗也盡現其中：

有一次，六七個樂手在街上走過，他們後面是幾個舉着高高的旗子的人，再後面是四個家奴抬着一個放着擺放整齊的餐桌，桌上有各樣吃食、果醬、糖果，這個轎子之後還有一乘，抬的是兩把空椅子。為此忙碌的幾個人，穿着得體。我問這是去哪裡？做甚麼？他們回答我說，是為一個富有的中國人父親的陵墓祭奠，為父親的靈魂帶去這些美食。

還有一次我注意到那些樂手：他們走在靈柩前面，後面跟着三四個下等人和十個女人，這就說明死者有一個合法妻子和九個小妾。<sup>24</sup>

儘管十八世紀在歐洲出現了所謂的“中國熱”，但同樣是十八世紀，孟德斯鳩著述中的中國<sup>25</sup>，對十九世紀歐洲人的中國印象有着直接的影響。梅耶筆下的市井中國人，明顯地體現着這一傾向：

儘管中等階層的中國女人不出門，我還是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她們：她們穿着精緻，手裡拿着陽傘，腳特別小，鞋子好像頂多四英寸，看到她們艱難地在小橋上移步，我甚至感到心痛。有人告訴我，這些女人被養大不是為了走路：她們會嫁給有錢人，與那些有錢人也會吵翻；也有一些

## 城市形象

屬於名伎，她們年老時，就會被安排做繁重的活兒，或者被賣掉。在中國，女人就是商品。很多人在這方面都像中國人那樣非常冷漠，落泊之時就賣女兒，甚至賣妻子、兒子。而被賣的人，等長大後就以逃跑追求解脫去爭取自己的幸福，這就是所謂“長大就跑”。

有些市井人特別愛偷，並不以此為恥，所以要特別小心被偷。你稍不注意，整條船上可能被偷得連繩子都剩不下一條！我的窗子對着市場，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買水果的年輕姑娘，手裡挎着籃子，籃子裡是乾魚，一個老頭兒從旁邊走過時就順走了姑娘的一條魚，姑娘沒發現，但站在旁邊的人們都看到了，卻沒有說一句話。姑娘往籃子裡放水果時發現丟了魚，她看了下四周，馬上就發現了老頭兒。他正大模大樣地走着，手裡就拿着偷來的東西。姑娘追上他，老頭兒二話沒說就把魚還給了主人。姑娘哈哈大笑，蹦蹦跳跳地走了，事情就結束了。

梅耶難得地參加了十三行行商“經官”的盛大宴請，客人們看到，經官府邸陳設華麗，宴請餐食豐富，中國米酒、歐洲紅酒，隨意暢飲，燕窩、魚翅、鵝蛋……各種珍饈美味，令客人大開眼界，行商富可敵國的情形可見一斑。

### 結語

1806年俄國首次環球航海並在廣州成功貿易返航後，俄羅斯人有了在中國南部的親身經歷，進一步提高了俄國社會對於中國南部的興趣。長期在廣州和澳門活動的多貝爾記錄下來的鮮活資訊，回應了俄國讀者對東方和中國南部的興趣，也引發了後來俄國報刊上關於中國南部、特別是澳門的資訊的增多。從多貝爾到梅耶，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面對澳門不再陌生，對於澳門的了解日益豐富。面對西歐各國大行對華海上貿易的局面，俄國不甘於僅在北方貿易之心日盛，因此調整其東方政策，加緊東方

航海考察，也曾嘗試在海上貿易。多貝爾及其後俄國報刊上關於中國南部的資訊，為此後俄國的在華活動和極力與西歐各國爭奪在華利益奠定了認識基礎。

### 註釋：

1. Петр Добел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2. 多貝爾自己確定的這一非常低廉的價格（當時本來品質和價格遠低於麥芯麵粉的黑麥麵粉，貨到堪察加的價格已達14盧布/普特），此行的目的不是獲取商業利潤，而是解決堪察加居民缺少生活必需品的難題，回饋亞歷山大一世的皇恩。
3. Peter Dobell, *Travels in Kamchatka and Siberia: 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0.
4. Peter Dobell, *Russia as It Is, and Not as It Has Been Represented*, London: J. Hatchard and Son, 1833.
5.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стр. 15-16.
6.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7. Pierre Dobel, *Sept années en Chine, nouvelles observations sur cet empire l'archipel indo-chinois, les philippines et les Iles Sandwich*, Trad. du russe par le Prince Em. Galitzin, Paris. 1838.
8.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2, стр. 4-6.
9.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2, стр. 15-18.
  10.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1, стр. 25-27.
  11.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1, стр. 145.
  12.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2, стр. 70.
  13. 中文相關資料參見：故宮博物院：《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台灣：成文出版社，第一輯，第 36-38 頁。
  14.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2, стр. 72-74.
  15. Петр Добель,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новейш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в Китае, Маниле и Индо-китай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быв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нсула на Филиппин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коллежск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Петра Добе́ля*,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а, 1833, ч.2, стр. 72-77.
  16. 郭美蘭：《嘉慶年間英國對澳門的兩次入侵》，載《紫禁城研究》。
  17. 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台灣：成文出版社，第二冊，第 169-223 頁。
  18. И. 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1. стр.399-406. 中譯文見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河南：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40-47 頁。
  19.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1802-1902. СПб. 1902, с.89.*
  20. 《亞洲通報》（Азиат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 1822-1827 年間在彼得堡發行的文學科學月刊，其前身是《西伯利亞通報》，文章的內容主要關於中央亞細亞、東南亞各國的科學、藝術、語言文學，特別是在這些國家的旅行記錄和各類最新消息。
  21.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Нанкина и Макао, принадлежащего Португальцам.*
  22. (Из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Kelly's New System of Universal Geography) *Азиат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26, с января по июнь.* 該文標題是“中國城市簡介：南京和葡屬澳門”，但文章中被介紹的兩個城市卻是廣州和澳門。
  23. 《讀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出版家斯米爾丁（А. Ф. Смирдин）創辦於 1834 年的一份大眾月刊，每期篇幅長達近千頁，為使更多讀者能夠有條件得到，斯米爾丁將刊物的價格定得低而又低，因而是俄國第一份發行量巨大，擁有廣泛讀者的月刊，欄目有“俄羅斯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科學和藝術”“工業和農業”“評論”“文學編年”“其他”等，不少知名作家都曾在該刊發表過作品，該刊對於俄國斯文化的成長發展和對於俄羅斯文學的扶植培育發揮了重要作用。
  24. *Письмо г. Мейера из Китая. (Посещение Макао. Странички из быта китайцев)*,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 1840. Т.39. Смесь. С.86-97.
  25. *Письмо г. Мейера из Китая. (Посещение Макао. Странички из быта китайцев)*,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 1840. Т. 39. Смесь. С. 93.



